

克維塞爾布

期 一 十 二 第

次 目

-
- 中日兩黨聯合宣言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太平洋戰爭的信號已經發出來了
新軍閥戰爭又將爆發了
「打到北京以後」
民生主義下的民生
國民黨怎樣反抗帝國主義
濟南屠殺之經過（通信）
日本侵略下的關東州（通信）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我們的死者
- 悼陳喬年鄭履他許白吳三同志
——一個個的砍頭了
——悼向警予同志！
——悼幻弟！
- 超 麟 典 琦 山 石 綺 園 山 石 曲 魯 爲 人 克 魯 記 者 莫 同 之 華 真
-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六 年 八 二 九 一

悼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同志！

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同志已於本月六日被害了。

陳喬年同志，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他在北京工作二年，與被張作霖殺害之李大釗同志，一起領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北方的革命運動。「三一八」之役，他在執政府門前被段祺瑞衛兵刺傷腹部未死。一九二七年春，他到漢口代表北方區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大會，此後就留在湖北，為湖北省委組織委員。去年年底，他又改調至江蘇省委工作。他於今年二月間被捕，監禁至此時遇害。鄭覆他同志，他是一個青年印刷工人，在五卅運動以前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卅中努力領導上海工人鬥爭，為上海運動有力的領袖之一。前年上海二次暴動時，他被李寶章所捕，禁錮多日，幾及於難。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成功，他為市政總工會委員長。蔣介石反動後，上海總工會受巨大摧殘，他適從漢口參與第四次勞動大會回來，遂為上海工人最熱烈擁護的一個領袖，擔負上海總工會的工作。今年二月間他與喬年同志同時被捕，最近并同時槍斃。

許白昊同志，他是漢口工人暴動最早的領袖之一。有名的二七罷工後，他在漢口被捕，當時有已槍決之傳聞，國內外無產階級曾經為他開盛大的追悼會。他隨後出獄，立即又從事於革命運動，在漢口為領導工人經濟鬥爭及推翻直系政權而奮鬥。吳佩孚倒後，漢口工人運動得公開自由，他被舉為湖北全省總工會總書長。汪唐的兩湖反動後，他離開湖北到上海工作，為上海總工會領袖之一。今年他與陳鄭二同志同時被捕并同時槍斃。

上海無產階級及全中國革命民眾，對此三同志之死，是無須乎哭泣的，他們牢牢記住，他們將推翻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以紅色的恐怖對待這些統治者，為陳鄭許三同志及以前犧牲的諸同志，復仇！

中日兩國共產黨聯合宣言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中國和日本的工人農民：

世界帝國主義內部衝突的主要危機之一，已經發現於太平洋了。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加緊衝突起來，互相爲掠取別國領土及廣大市場而運用其陰謀，互相爭競壓迫和剝削太平洋沿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廣大的勞苦民衆。

同時，在太平洋又有一當代最強有力的革命運動發展着——中國革命。中國大革命日益擴大而深入。他是被壓迫被奴役的東方民族和勞動羣衆革命鬥爭之一種興奮劑和推動力。實在說來，中國革命之向前進展，對於世界革命是異常重要的。

在中國印度及其他東方國家裏，日本和英國之間，有強烈的競爭，爭取商業投資的利權和勢力範圍。英國和美國之間，也因競爭世界石油鋼鐵橡皮商業市場和財政支配權，而日益急劇的衝突起來。同在一個時候，日本和美國中間，頑強的帝國主義進攻和有系統的帝國主義發展，一天天在太平洋沿岸競爭，使他們中間利害衝突迅速的加緊而走到了極端。——帝國主義戰爭已到我們頭上來了，無產階級的生命已頻於危險了。

帝國主義的列強雖然很迅速的武裝起來，彼此以槍砲相向，可是他們對於鎮壓中國革命，圍鎖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是聯合一致的。帝國主義者會聯合一致的來進攻廣州上海漢口等處暴動的革命羣衆。他們屢次成羣的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帝國主義者共同豢養其走狗以及中國革命的叛徒蔣介石李濟琛等，就用這班走狗叛徒，隨時隨地來鎮壓革命的中國。帝國主義者幫助國民黨來虐待并戕殺我們同志，屠殺幾十萬中國工農，白色恐怖猖狂極了！可是紅色的勢力也伴着發展起來！

日本帝國主義今天說與蘇聯保持友誼關係，明天田中政友會民政黨宣言說可以與英國帝國主義勾結，實行武裝干涉并圍鎖蘇聯。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之對蘇聯的友誼關係，是皮面的，是虛偽的，日本帝國主義以武裝干涉中國——強佔山東與南滿全部，英法等國均認為正當行爲。

田中再三申說：出兵中國，爲的是保護日本僑民。可是誰相信所謂保護僑居濟南這樣少數的日本投機商人和偵探，用得着派遣五萬武裝兵士和五十隻戰艦！少數的日本偵探，投機商人和剝削者，早就離開濟南了。濟南日本兵與中國兵的衝突，乃是日本帝國主義外交及其軍事機關事前布置好的狡猾的政策。日本的侵略主義者，利用濟南的衝突，大吹其「急迫的必要」——必須佔據青島濟南天津奉天及附近的鐵路，如此這般，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領土上更擴張其屬地，更攫取天然的富源，更統治幾千萬的中國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了。我們永不會忘掉，最近三十年來，日本時常有系統的侵略中國，割去整行省大的土地，以武力併吞台灣和朝鮮，以刀槍和恐怖來鎮壓台灣和朝鮮的革命農民，這還不夠，又佔據遼東半島，當其屬地，其實，滿州的鐵山鐵路和城市都由他控制，那全滿州不啻是他的殖民地。帝國主義的日本，以庚子賠款爲名，從中國榨取得九萬萬元；世界大戰的時候，又向中國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簡直將整個中國變爲日本的屬地。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刀槍和鐵蹄又殘踏中國的主權，企圖併吞山東和滿州，又在中國的城市——濟南殘殺幾千中國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已達極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從中國滾開去！

日本的統治階級，決不會停止，而且要與別的帝國主義聯盟來鎮壓那妨害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和生存之中國革命的。因此，政友會和民政黨都與張作霖勾結，并賄買國民黨。其實，國民黨的背叛革命和厲行白色恐怖，適足予日本以武裝干涉之可能；因蔣介石馮玉祥李濟琛等的背叛，帝國主義者才大胆的作其中國主人翁的行爲，在一年半以前，這種行爲確是未曾見到的，如今國民黨竟完全投入帝國主義的懷裏，根本爲帝國主義所收買，澈底成爲反革命的隊

伍，要使中國的勞動羣衆屈服於帝國主義了。在喪權辱國之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嚴厲侵略暴行屠殺之時，國民黨及所謂國民政府宣布加緊禁止五卅及國恥日的紀念，全國到處壓迫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團體；然而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與覺悟，已深入廣大工人羣衆的腦海，五卅的一日，工人罷工一天，藉表紀念，上海的印刷廠全數停工，中文的報紙未出一張，三年前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的所在地——南京路，羣衆舉行示威運動。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強而有力，雖然遭受國民黨的壓迫和白色恐怖，可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羣衆大會，抵抗日貨以及反日的團體則遍滿全中國。

中國的無產階級勇敢努力於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努力組織強有力的革命的羣衆和團體，將日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者逐出中國，並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新軍閥和國民黨。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

無論日本政府怎樣檢舉，無論田中怎樣殘忍，怎樣成羣的逮捕，怎樣慘酷的對待我們的同志，我們必須築起聯合戰線，在日本台灣和朝鮮發展「不許侵犯中國」的大運動。

日本的無產階級！以擴大立即撤退日本駐華軍隊之羣衆要求，來表示你們對於中國革命的團結，你們要使「不許侵犯中國」的聲浪傳遍你們的全鄉村；日本的工廠中礦山裏將有價值的回音答覆你們。大家攜着手來推倒日本的軍閥政府。

日本帝國主義之仇恨中國革命將要更進一步，因為日本和高麗的農民羣衆和工人階級日益革命化，革命日益進展。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能夠激動日本革命的爆發。因為日本工人和農民的經濟狀況社會情形是非常悲慘，使工農忍無可忍了。工作的時間增加起來，而工資則減少下去，失業者日益增多，賦稅一天繁重一天，地租有增無已，農民因為不能應貪而無厭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出棄耕之一途。總言之，日本客觀的革命條件是過於成熟了。因此，日本天皇與資產階級看見日本共產黨的長大就怕得發抖，所以不惜化費幾百萬元逮捕革命份子和共產黨員。這

就是日本統治階級所以要消滅工農的革命團體和日本共產黨的原因了。然而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使工農發生政治的醒覺和階級的覺悟，剝削和壓迫將必要的使階級爭鬥加劇，革命運動高漲。

在日本建立並擴大「不許侵犯中國」的羣衆運動，這不僅直接幫助中國的革命，抑且是制止日本資產階級在日本和朝鮮的白色恐怖的利器。只有羣衆運動，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的聯合戰綫，才能制止「喋血的法律」——處革命分子和共產黨員以死刑。這是法西斯雷的田中政府想採取的法律。只有中日兩國工農的革命聯合戰綫，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前進！前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民黨！

打倒日本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

日本工農政府萬歲！

中國革命萬歲！

第三共產國際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太平洋戰爭的信號已經發出來了

超 麟

——「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

此次日本兵在濟南的屠殺，其意義之重大，是一天天的明顯出來的。一般人最初覺得，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中國；隨後覺得，這不僅是中日二國的問題，這是牽動全世界的問題：這是太平洋大戰的信號！

此次濟南屠殺為日本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是盡人皆知的；除非是賣國的國民黨國要人如蔣介石等，為圖討好於日本帝國主義并壓抑羣衆反日運動起見，才故意減輕此次屠殺的意義，而說：這僅僅是「偶然的誤會」！其實此次日本出兵，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不得不然的行動，不僅是田中內閣欲轉移反對派視線的問題，也不僅是欲打擊中國新軍閥蔣介石等或佔領膠濟路及青島的問題。這次日本出兵是有更重大的更必然的原因，其目的也是比以前一般人所推測的，更大得多的。這我們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重視此次日本出兵及濟南屠殺事件，尤其在濟南屠殺

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可以看得出來。日本帝國主義并不以已實際佔有濟南青島及膠濟路為滿足，他明顯表示還要滿蒙，甚至還要北中國以及全中國。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對南京北京二政府同時提出覺書，聲明：如北方亂事向北京天津方面發展，日本政府將採取適當而且有效的步驟，以保持滿洲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派遣許多軍隊赴滿洲，現在仍在繼續不斷的輸送中。他公開對外說是有三千多人的軍隊，但據上海各報消息，他的軍隊達到三四萬人之多。這顯然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已準備好了以武力佔領滿洲，或者再激發一個類似濟南的事件，或者簡直不要任何藉口就可公然佔領滿洲。

從出兵山東以至於武力佔領滿洲，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整個的計劃——關係重大而性質冒險的一個計劃。這是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出路中的一條出路。這個計劃能實現與否，乃是日本資本主義生死存亡之所繫，甚至可以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生死存亡之所繫。

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們先拿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一看。

資本主義發展原來充滿了內部的矛盾，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資本主義發展若干時期，必然要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這種恐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經常現象，差不多隔同樣的若干時期就要發生一次的。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然逃不出這個法則。但是日本資本主義解決其經濟恐慌的方法，稍微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他當生產過剩國內市場消納不了時，就加緊去爭奪國外市場，而他爭奪國外市場，每次都是出之於戰爭的手段。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恐慌是有週期性的，同樣，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爭也是有週期性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為長足的發展，到一八九四年（甲午），他的生產力已達到其現有市場不能消納的程度了，於是發生中日戰爭。這次戰爭中國狼狽的大敗，日本資本主義於是在中國開闢了

一個肥美的市場，他得這個新市場不僅救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而且更廣大的發展。這樣和平發展了十年，到一九〇四年，日本資本主義又發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他又同樣以對外戰爭來解決這個恐慌，於是發生日俄的戰爭。這次戰爭又是日本的勝利，日本資本主義除中國原有市場之外，又從俄國奪得肥沃的滿洲市場，不僅救濟了恐慌，而且也更廣大的發展。這樣和平發展了又十年，到一九一四年，同樣的恐慌又在日本發生了，這時恰是歐洲大戰爆發，日本藉英日同盟名義對德宣戰，他的目的不僅在占領德國的太平洋殖民地，而且是在更進一步的侵略中國。這次戰爭當然又是日本勝利，他從德國奪得了青島膠濟路并附帶的一切利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的其他殖民地，他又趁火打劫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經中國軍閥政府簽字承認。日本資本主義拿得這些「勝利」，又不僅救濟了恐慌，而且也更廣大的發展。可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運命這次彷彿有點欠佳，他的「勝利」受了一些挫折，最重要的是：（一）新興的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與他競爭，干涉他，使他碰一鼻子灰（華盛頓會議之類）

；(二)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興起，尤其是反日抵貨最早，使他不能拿二十一條一一的實現，侵占的權利也要相當的吐出來(交還青島之類)；(三)「人禍」不足繼之以「天災」(大地震)；——於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十年之間本可大發展而特發展的，就因這些「命宮磨蝎」，使他得延遲四年，至今年(一九二八)然後才感覺定期性的生產過剩恐慌又已到來，而不得不又拿對外戰爭手段來解決這次恐慌了。可見這次日本出兵完全是日本資本主義不得不然的行動，其原因是為爭奪世界市場，救濟其生產過剩的恐慌，其目的是在實行占領滿蒙甚至壟斷全中國市場，其手段就是因此激發太平洋大戰爭也在所不惜。濟南的屠殺，當然是出兵以後必有的一種藉口，以便證明其出兵的理由以及三四五次乃至無窮次出兵之必要而已。從去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就已準備戰爭的計劃。去年日本政府曾經召集過一次「全國產業會議」，會議的名義雖然是託辭整理全國的產業，但其實質，則是計劃怎樣使日本全國產業軍事化，即怎樣增加製造軍械及與戰事有關的用品及怎樣改良產業組織及管理，使之能適應戰時

的需要。日本帝國主義已準備好了太平洋大戰爭，濟南的屠殺就是他向英美等與太平洋利益有關諸帝國主義挑戰的第一聲。

現時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機。世界的空氣滿佈着火藥氣，祇要一星星的火花，即刻就可以爆發起來。

從濟南屠殺發生到現在，我們看見許多事實，足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危險之佐證。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美國的所謂輿論已經極濃厚的反對日本的行動，他們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華盛頓會議的決定來詰責日本；尤其可注意的，即當濟南屠殺發生時，美國曾經調集其在華艦隊在青島天津一帶監視日本的行動，美國海軍又停止夏操，集中於菲律賓待命。其他如英國等，也正在進行其縱橫捭闔的外交并為軍事上的準備。

如此，這次濟南屠殺不啻是太平洋大戰的信號！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就快到我們目前了！

全世界無產階級都已先意的感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險，無產階級前鋒——共產黨人，早就很明白的將此危

險指出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去年五月的會議，就通過「關於世界戰爭及戰爭危險」的決議案，說明此新戰爭的必然性并指出無產階級農民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對此新戰爭應取何種態度（此議決案前已由本社譯成中文名「反對世界大戰」印成小冊子出版了）；本報第十六期也同樣提醒讀者注意此戰爭的危險了。此次濟南屠殺發生而致於爆發太平洋大戰爭，這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並不是一件出於意料之外的事。然而這次濟南屠殺及因此造成的新形勢，却更切實的告訴我們，以此戰爭的危險確實到了我們的面前，而且首先受戰爭的犧牲的，就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此次戰爭首先是以中國為戰場，拿中國人民當砲灰的。因此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對此即將爆發的世界戰爭，比其他各國民衆，更有切身的關係，更需要真切的認識，認識此世界戰爭的意義，——尤其是此世界戰爭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此世界戰爭與中國革命有何種關係呢？共產國際去年五月的執行委員會會議已經將此關係指明出來了：

「但是這個戰爭的趨勢有籠罩全亞洲及太平洋沿岸之可能：

第一，中國革命中工農的勝利，將使帝國主義用盡一切力量，來鎮壓中國勞苦羣衆勝利之運動以及印度安南爪哇菲律賓朝鮮因受中國革命影響所爆發的革命運動，——這是十分明顯的。這是資本主義大強國聯合起來壓迫革命的中國所領導的亞洲暴動的勞動羣衆之一種長期的劇烈的戰爭。

第二，另一方面，中國革命的失敗，將爆發英美日間對於中國問題之衝突，必然釀成太平洋沿岸帝國主義國家之大戰。」

共產國際這一個議決案是去年五月間通過的，換言之即在蔣介石領導之南京派國民黨政權已在反動而汪精衛領導之武漢派國民黨政權尚未反動時候通過的。那時，共產國際預見中國革命有工農勝利與失敗的二種可能。如今不幸，共產國際的第二預言實現了。中國革命去年五月以後的發展，不是工農勝利，而是民族資產階級獲得政權，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結合封建軍閥豪紳地主等

傷勢力，而摧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及一切革命民衆的領袖，剝奪一切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過去數年中中國革命的工農所爭回的一切利益，一一的被中國資產階級送還給帝國主義封建餘孽了。在此情形之下，果不出共產國際的料：果然，英美日間對於中國問題之衝突已經爆發出來，太平洋沿岸帝國主義國家之大戰，已由醞釀而將近於實現了。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之背叛革命屠殺工農，不僅是中國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世界人類的公敵啊。這些反革命者，不啻是間接爆發太平洋大戰爭；醞釀中的太平洋大戰爭，本有成爲革命（中國及其影響下的亞洲民族運動）與反革命（帝國主義國家）戰爭之可能，如今經過反革命者的反革命，遂成爲純粹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反動混戰了！

全世界無產階級農民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尤其是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他們對於此新的世界戰爭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此反動的帝國主義混戰，仍然轉變爲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我們的導師列寧這一個有名的口號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也就是指導我們在此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行動的口號啊！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新軍閥戰爭又將爆發了 與琦

「奉軍退出北京了，北伐成功了，今後全國統一，和平建設之期已到了。」這種幻想，是不是徘徊於一部分苟且偷安沒有革命勇氣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腦際呢？但是，事實將指出他們的謬誤。這一次奉軍退出北京，不僅不能完成全國的統一與和平，反而足以促進新軍閥的戰爭，使全國痛苦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將更受莫大的犧牲。

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佔據了，奉系軍閥都還爲帝國主義所播棄，青天白日的武裝同志誰敢希望去取得滿洲的地盤（雖然他們也是帝國主義的功狗）？爭奪地盤的活劇，只能以長城以內作舞臺。參與此次北伐的有蔣馮閻白四大將，而新得的地盤只有山東和直隸，尤其是北京天津是唯一的爲大家所注目的標的，四隻狗爭一根骨，結果自然難免一場狗打架。蔣介石派閻錫山爲京津衛戍司令，又令北方各集團軍統歸閻指揮，顯然與閻聯絡，打擊

馮玉祥。但蔣於此次北伐中毫無所得，軍隊一到山東，遇着日本帝國主義極烈打擊，拱手將山東讓給馮玉祥去了。在前線的一部分軍隊，如顧祝同部因為恐怕遭馮玉祥軍之繳械而退後，其餘的軍隊如錢大鈞（三十二軍）方鼎英（四十六軍）劉峙（一軍）繆培南（四軍）等軍，駐在滬杭寧及津浦南段，無他進展。而且九、十、三、三十七（陳調元）、十七、三十三、二十六、四十等軍，則除三十七軍可回安徽外，連駐防的地盤都沒有。京津政權，蔣自身固然無力顧及，和蔣勾結的閻也沒有力量接收，因為馮玉祥早就有決心要取得京津，現派韓復榘鹿鍾麟部各數萬人，包圍北京，進攻天津，閻雖然派商震入北京，並且在保定就京津衛戍司令職，隨後自己也到北京去，但將來怎樣如意的行使職權，恐怕非訴之武力不可。桂系與馮暫時妥協，可以假道河南之京漢路出師北伐，即可以隨時假道隴海路進逼南京。逼得蔣介石無路可走，只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書了。

馮系在南京政府中，有王正廷取黃郛的地位而代之，這是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得很好的結果。王於去年代表

馮氏與日方約定馮軍奪天津後日人供給馮軍火，而馮則承認日方的特殊權利。蔣的賣國資格，差不多被馮奪完了。他的韓復榘部近來又在北京繳械鮑麟旅的械，鮑旅是公使團担保且為蔣閻承認其安全退出的，所以事後公使團出來干涉，這件事也是馮故意和蔣閻為難的。馮雖電致閻，要他擔負順直三特區用人行政的責任，又通電不要京津地盤，但他薦鹿韓兩部將參加直省政府，又南京有以韓復榘做京兆主席之說，又傳聞馮軍會繳閻軍械數團。馮對於京浦如何肯放手？閻錫山又如何肯示弱？閻與奉方有默契，與桂系也有聯絡，現在張宗昌孫傳芳退出天津，又讓之於閻系的傅作義了，所以馮閻戰爭爆發之期，必然是快要實現的事。

桂系將兩湖雜色軍隊——唐生智舊部調到北方去，又收編樊鍾秀岳維峻等部，究竟在馮閻衝突之中取何態度是很可注意的事。如果桂系要進逼南京，當然還是要和馮妥協。但是具有遠大野心的桂系，似乎志在沿京漢線北上，先取得京漢線，再由津浦或隴海線進逼東南，目前似乎沒有與蔣介石衝突之必要，反而應當先消滅馮的勢力。

不過桂系爲在京漢線活動而取得友軍，必然先要經過與馮妥協的階段，和平的通過河南而與閻錫山會合。於是乎替馮緩和樊岳的搗亂後防，並牽制蔣方，使馮絲毫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安然進取京津。及至和閻方會合之後，於是白崇禧和閻錫山並轡入北京，漸漸要算馮的帳了。

閻錫山既不能獨力解決馮，蔣介石又隔得遙遠而缺少力量，當然歡迎桂系的幫助。因此桂系在北方很可以取得一部分權利。至於桂系調和馮樊戰爭時，將樊鍾秀及岳維峻部收編，當然是爲倒馮張本的。馮與蔣既有衝突，又受閻桂的突擊，其在四面楚歌的形勢中崩潰下去，恐怕難免。假使馮系一倒，桂系在京漢線的優勢當然造成，然後向隴海線津浦線進展，或者真可以取得南京上海，完成稱霸一時的野心。或者閻與桂系都主張遷都北京，無形的打消南京的政治地位，也是可能的事。

不過桂系是太龐大的集團，內部非常容易發生派別的爭鬥，是否能夠在完成了他的美夢以前不發生本身的炸裂，還是一個問題。

總之，目前馮閻的戰爭快要爆發了，桂系必然在這中

間大顯身手。蔣介石只能觀望形勢的變化再決定攻守的方略。

大家不要幻想統一與和平，只有工農兵士貧民羣衆聯合暴動，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消滅新軍閥的戰爭，才是正當的出路。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打到北京以後」

山石

國民黨自從去年七月以後，就完全成爲反革命的集團。屠殺工農羣衆，是其家常便飯，解散工農組織，是其拿手好戲，投降帝國主義，是其唯一政綱。工農羣衆早已認識他的猙獰真面目，而本報屢次指出他出賣革命投降帝國主義的許多新事實。然而一班工農劊子手勞動羣衆吃血鬼的狼心狗肺的「黨國」要人，毫不知恥的高喊「繼續北伐」「完成國民革命」！

爲廣西派所排擠而去位而又於去年十二月重行登台的蔣介石，是借「繼續北伐」的美名而登台的。他北伐的目的本來不是什麼「完成國民革命」，而是一方想與廣西派避免直接的衝突，另一方想與舊軍閥張作霖爭賣國劊削

的權。

現在北伐「伐」到北京了，反革命的旗幟，白色恐怖的旗幟——青天白日旗，高掛北京城內了。「黨國」要人，「忠實同志」「總理信徒」無不興高采烈地慶祝「北伐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完成」，然而，事實上，今後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北伐伐到北京了，北伐完成了，國民黨能夠統一中國嗎？能夠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要一回憶過去，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唐生智反共以後，豈不是「忠實同志」嗎？不久就火併起來了，張發奎反共以後，又豈不是「忠實同志」嗎？曾幾何時，又炮火彌天了。程潛既打敗唐生智，又打敗唐生智走出後的部屬，那更是忠實中的「忠實同志」了，但是又被李宗仁扣留起來了。過去的姑且不論，就看最近的事實罷。吳盡天良的中國新聞記者，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御用的中國報館，拚命宣傳馮蔣閣的一致，其實，愈是宣傳一致，其內部愈是不一致。外國報紙無日不有馮蔣閣間的衝突的消息。蔣介石怎樣拉攏閻錫山以抗馮玉祥，蔣閣

怎樣撥四十萬元給齊燮元收編直隸殘部組織第五集團以抗馮玉祥，說得詳詳細細，明明白白。京津未下，即宣佈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無論宣佈閻錫山為衛戍司令的日子怎樣早，馮玉祥終究是想奪取京津的，至少也必須奪取天津。且事實上馮軍已經進到離北京城外的南苑。一年來的馮玉祥佔據甘肅陝西河南三省。甘肅地瘠民貧，很難剝削。陝西曾受戰事的重創，且反馮的軍隊很多（不久以前李虎臣曾一度攻下西安府），河南亦是連年遭受戰事的損失，且豫南有反馮的樊鍾秀，因此馮玉祥這一年來剝削得到的實在不很多。軍隊也餓餓久了，只有山東一省，雖分配了青島給他，但因事實上青島在日本手裏，故他想佔據天津。天津每年關稅收入很多，又可以控制北京（如果不佔據北京）。如果天津為馮玉祥所佔據，閻錫山就沒有海口，因此，閻錫山為爭奪天津，必與馮玉祥起武裝的衝突。今天消息，天津落於閻錫山部下傅作義之手，但是馮玉祥決不會永久放棄爭奪天津的。馮閻的衝突是如此。馮閻對於「國府」與「蔣總司令」也是愈通電服從，愈表示其不服從，馮玉祥一電飛來，外交

部長黃郛嚇得屁滾尿流，流到杭州，外交部長的更換，蔣介石的辭職，就表現馮蔣間衝突的劇烈。

李濟、黃紹雄、白崇禧、李宗仁等，不等到打到北京，就是未到北京以前也是不服從南京政府的。李濟、黃紹雄現正在進行建立西南四省（粵、桂、滇、黔）大結合，這是西南王國。這個王國或許包括兩湖，因為兩湖也是廣西派的地盤。這樣與其說西南王國，不如說廣西派王國來得恰當一些。

廣西派有廣西派的王國，馮玉祥也有馮玉祥的王國（甘肅、陝西、河南、山東直隸之一部），閻錫山也有閻錫山王的王國（山西、京兆、察哈爾、天津、綏遠），蔣介石也介蔣有石的王國（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張作霖也有張作霖的王國（東三省），還有一個海軍王國（福建）。廣西派王國以廣州為出海口岸，馮玉祥王國以青島為出海口岸，蔣介石王國以上海為出海口岸，張作霖王國以大連為出海口岸，海軍王國以福州為出海口岸，閻錫山王國以天津為出海口岸。王國的內部又劃分區域（如廣東、湖南），設立街長、村長、市長制（如山西），又設立科舉式的考試制度，這完全

是封建制度的復活，那裏有統一的中國呢！那裏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呢！字林西報記者蘇柯爾斯克說得好，他說：「南京政府目前嚴重的問題是建設國家的威權問題。如果這是承認國民政府的問題，那不在於外國承認而在於中國各省承認……。」中國各省的新軍閥，那裏會承認南京政府呢！因為一承認南京政府，他事事必須服從南京政府的命令。

政權是不能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建立不起的。財政能夠統一嗎？不能，萬萬不能。廣東、廣西從未解款到南京政府。湖南、湖北更向南京政府要錢，馮玉祥和閻錫山能夠解款到南京政府嗎？他們勢力範圍下的地域，能夠由宋財政總長來支配嗎？更是不能。南京政府至多只能在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內徵收租稅。這樣，財政又是不能統一的了。

財政不能統一，軍政怎樣呢？中央政府建立不起，財政不能統一，軍政更是不必說了，蔣介石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他決不能指揮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如果馮玉祥做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罷，這個軍事委員會也是不能指揮

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的。總之，五個王國中，誰都不能指揮誰。北伐的結果，馮玉祥閻錫山得到很多地盤。白崇禧正北上搶奪地盤。白崇禧很想插足於隴海路與京漢路，可是馮玉祥決不會甘心將隴海路北段的一段讓給白崇禧的。馮白或因一時抗蔣閻而妥協，但畢竟必爭隴海路或京漢路而火併。或者閻錫山急於佔領天津，故拉攏白崇禧以抗馮玉祥，所以馮玉祥不得不撤退包圍天津南苑之駐兵，這次北伐，蔣介石部下最倒臺，得到地盤很少。

蔣介石指揮下的十三軍，只有四軍有固定地盤的，這沒有地盤的九軍是不久將來爭奪地盤的逐鹿者。財政軍政如此，外交怎樣呢？自從福建日兵以機關槍掃射中國漁民案，擅自逮捕台籍黃埔生案起，直至濟南五三慘案，無一不是賣國媚外的外交。從前賣國做英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吳佩孚孫傳芳，現在賣國的做英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濟深白崇禧；從前賣國的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是段祺瑞張作霖張宗昌，現在賣國的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是蔣介石。做美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馮玉祥。賣郭深蛋，王正廷登台是表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蔣

介石）與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馮玉祥）衝突的劇烈，亦是表示日美兩帝國主義衝突的劇烈。

日本帝國主義以空前殘酷的手段，屠殺濟南人民。佔據山東，視同屬國。賣國反革命奴隸成性的南京政府，不訴諸人民，反壓迫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以「公理」「國際公法」「靜候解決」（做了奴隸，還要靜候解決）等等的鬼話來欺騙民衆，藉遮蓋其賣國的罪惡。爲豺狼蛇蝎所噬咬，反去向豺狼羣蛇蝎堆（國際聯盟）求申訴。最後，勾結美國帝國主義，效張邦昌吳三桂之故智，引狼入室，引起太平洋之帝國主義的大戰爭。這都是賣國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的外交行徑。

裁兵罷，這簡直等於廢話。在北伐過程中得到地盤的正想鞏固地盤，擴張地盤，增加收入，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增加實力。沒有得到地盤的正勾心鬥角以謀攫取地盤的，也要增加實力。這樣，誰願意裁兵呢？誰能命令誰裁兵呢？強的爲擴張地盤要增加實力，弱的爲求生存也要擴大實力，就說不擴大實力罷，目下中國軍隊人數不下三百萬人，據字林西報的計算，今年用於軍事上

每日至少一百萬元。這些錢那裏來呢？自然是從勞動羣衆身上榨取得去的。我們就假設新軍閥願意裁兵，南京政府能夠命令新軍閥裁，裁兵豈不是要錢的嗎？那裏有錢呢？新軍閥不願意裁兵，南京政府也不能命令新軍閥裁兵，而且又沒有錢裁兵。結果只好聽新軍閥各自割據，徵收苛稅。

全國人民尤其是北方的人民，遭受戰爭的巨大損失，軍事的嚴重負擔，又因戰事而影響於歉收飢荒更甚，實不能再被榨取剝削了。但是打勝仗的軍隊，必定要擺起凱旋的面孔，對於人民決不肯放鬆一點兒的。東南和中國的人民受到北伐的「好處」的，除苛捐暴斂，殺人如麻，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絲毫不得自由外，一無所得。北方的人民那裏能夠例外呢！打到北京，北方的人民只有負擔日重，痛苦日深而已。

北京打下了，無論國民黨人怎樣興高采烈地慶祝「北伐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完成」，但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仍舊建立不起，軍政財政仍舊不能統一，仍舊保存割據的局面。新軍閥間的衝突日深一日，財政更是沒有辦法。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至於解決土地問題，改良勞工狀況，更是不可能，取消不平等條約（只有增加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更是夢想。如此這般，難怪「不少政府當局，他們對我都說『無辦法』……不少黨部的老同志，他們對我也說『無辦法』。」（陳公博在革命評論說的）

國民黨軍閥所謂北伐成功，不過是他代替張作霖來剝削北方的民衆。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勞苦民衆，不但得不到一點好處，而且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此時中國民衆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更有決心的，爲推翻這些新舊各派的軍閥政權而奮鬥。惟有工農兵的革命能統一中國，惟有工農兵的革命能解放中國民族於一切壓迫與剝削之下，而建立一獨立的自由的勞動的國家。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

民生主義下的「民生」

綺園

聽說國民黨快要實行民生主義了，新年恭喜啦，衣食住行四件事大概總可從此解決罷。現在的世界真不是人做的。我們窮苦的老百姓們不要說沒有衣穿沒有飯食沒

有屋住該有多少了，就是沒有命的又有誰數得清呢。周圍路不通，鬼堵牆似的。聽說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了。然而聽說了好幾年，愈聽便愈渺茫，如今又聽說了麼？然而京漢路上新近出了張佈告，也是國民黨的。可有什麼新聞？沒有什麼不了的事，橫豎都是死，多一兩款算什麼！他媽的！什麼？又是捐麼？不但捐，而且是特捐，上而更加軍事兩字，格外凜然不可侵犯。捐什麼？花樣多得很，譬如由河南裝運貨物至湖北，或由湖北至河南，或在河南內地轉運，要按照運費總數來比例征收，各種貨物不同價錢，大米高粱豆麥食品一百元運費征七十元，食鹽與消耗品一百元征一百五十元。鹽貴淡食還可以，大米高粱豆麥也貴，難道食空氣不成？但是運輸司令佈告還說為維持人民生活起見呢？這樣維持，結果小民仍不得活，不白辜負了司令一番苦心麼？這種捐不是京漢路特別，國民黨人做事很平均的，據謂準備將來平均地權時之用。這一省有的，那一省也一定有。離京漢路遠哉遙遙的浙江已經省政府通過了，不過辦法有點不同，而又很老實，理由只是「庫收奇絀，支出浩繁

」，並未牽連到維持什麼人民生活，實際上牽連到，那是另外一件事，與老實無干。其辦法：在地丁項下，每兩徵收一元；在抵補金項下，每石徵收一元。浙省地丁漕南，年約可收五百六十萬元，齊照上數徵收，則每年當有大宗可靠收入云。那是毫無疑義的，一定不會退板。但是民生呢？那又是另一回事，與收入無干。軍事特捐不過是新添，其實原有的已經夠受了。「國民黨萬稅！」「國民政府萬稅！」是兩年前廣東農民高呼口號時這樣解釋，到如今，萬稅依然，並且「萬稅」下去。民生麼，說說而已。然而生亦有道。道什麼？民生之道，在明明捐，在殘民，在止於剝削。照戴季陶的解說，道是「大道之行也」的道，亦可作「主義」講。你們看罷，這就是國民黨民生主義的實行！

另一說更有理由。國民黨自從反共以後，所有民字都完全變了性質。比方水素，牠和養氣合起來則變成水；倘若離開養氣轉與硫素結合，則完全變成另外一種臭臭蛋味。從前所謂民，是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現在國民黨看來，農是農匪，工是

共匪，革命的一概是匪，算不得民。剩下來的民只有一羣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及其走狗而已。這班人的民生主義，不是快要實行，而且已經逐漸實行了。舉一件事作個例。二五減租不是國民黨的決議案嗎？汪精衛唐生智於七月反共後不大搗大吹此調，用來收拾民心嗎？然而這個決議是對「農匪」有利，實在違背現在的民生主義。所以湖北首先廢止這條例，以裕地主豪紳的民生。請看湘鄂政委會二月十六日的通令：

「爲令遵事，案據武漢臨時財政整理委員會呈，據斬水縣縣長電稱：共黨盤踞，倒行逆施，各業戶未得相當權利，賦稅無從擔負。各個農不納應完租課，因之時起糾紛。現在關於地主權利應如何保護，佃農租課應如何限制，以免影響稅收等情，轉請核示前來。據此，業經本會第十九次例會決議，所有從前二五減租條例，應即廢止。仍以佃農與地主間自由意志所定之租約爲準，免起糾紛，一致通過在案，除批示並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縣長遵照。」

這樣，國民黨還不是十全十美的地主豪紳黨嗎？而

且有了資產階級的理論了。資產階級理論的特色，是無論怎樣殘酷怎樣剝削的事情，到他們說來，自然成了公道和正義。你看佃農要繳總收穫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給那不勞而獲的地主，他們認爲很公道的，因爲這是佃農與地主間「自由意志」所定的租約！既屬自願，那得反悔？故此減租最爲不公道，至於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更是天變。好一個自由意志！佃農如果也有自由的話，首先把土地奪過來再說。否則，給土地束縛住，連動彈都不能，莫說自由了。農民與地主如此，工人與僱主也如此，以前的條約雖然是雙方的，因爲據僱主說，那時實在不自由，所以也取消了。如果國民黨民生主義當真實行，中國人民要死去九成以上呢！嗚呼！民生主義下的「民」不聊「生」！

二月二十日

國民黨怎樣反抗帝國主義的 山石

國民黨自從去年七月間武漢政府背叛革命以後，赤裸裸地投入帝國主義者的懷中，澈底的做豪紳地主資產階級

之壓迫工農革命的工具。本報早已宣告其死刑，而且其死屍都已腐爛得發臭了。

要腐爛了的死屍（國民黨）來反抗帝國主義，這無異與虎謀皮。他反抗帝國主義是不會的，可是他壓迫民衆，屠殺民衆欺騙民衆却是會得很。你看，爲歷史空前所未有之濟南慘案發生以來，國民黨用什麼方法來反抗帝國主義者呢？

「公理」啊，「國際公法」啊，「日後公論」啊，「外交解決」啊，「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啊，真的啊，「還有向國際聯盟申訴」呢！

先說「外交解決」罷，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最好不必引證過去，就在蔡公時割鼻槍斃時找出最好的答案。當日本兵闖入濟南交涉署時，蔡公時說，我是外交官，請你們（日本）外交官來罷。日本兵回答道，亡國奴不配。於是將蔡公時割鼻割耳然後槍斃。我們從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將來外交的結果怎樣的了。

「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罷，十一日申報載北京電：「某使館人告予，中國（此處所謂中國當然工農是除

外，專指國民黨以及其政府而言的）對日，期望日民衆或政黨糾正軍閥行爲，實觀念錯誤……」連某使館人員都明明知道國民黨的軍閥政客希望日本政黨糾正其軍閥內閣之行爲，實「觀念錯誤」而國民黨人却希望之！

叫人民「鎮靜」以待「日後公論」（譚主席語），這簡直是奴才的口吻！

「公理」啊，「國際公法」啊，我們早已領受過教訓了。巴黎和會，華府會議，試問我們得到什麼呢！我想國人總未健忘若是把這些都忘了罷。

最後是向「國際聯盟申訴」誰都知道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分贓的集團，向國際聯盟申訴等於東西失竊了向盜賊窟中去申訴。據十一日日內瓦電說南京政府致國際聯盟的電報，不能有效。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者先生大人們擺起主人的面孔，對其「奴才」拍去申訴的電報，說一聲「唔，不能有效」。由此，足見國民黨以及其政府之奴隸成性了。

綜上以觀，我們就知道國民黨以及其政府高喊着「公理」啊，「國際公法」啊，「日後公論」啊，「外交解決

「呵，『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呵，『向國際聯盟申訴』呵，這究竟玩的是什麼把戲了。這無非是欺騙工人，藉以掩飾其賣國的實際罷了。

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軍隊，是不配反抗帝國主義，其所用的方法，當然也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只是奴隸式的一種哀求罷了。能反抗帝國主義的，只有工

濟南屠殺的經過（濟南通信）

日本帝國主義者五月三日在濟南的大屠殺，現在已經暫告一段落了。此次大屠殺之兇猛，以及濟南所受之損失，恐怕在屢次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屠殺當中，要算頂厲害的！

「五三」事件現在尚未完全結束，不過第一幕的蠻橫屠殺僅僅演完而已。此次事件的意義不僅在山東，甚而至於全國以至國際的政治上都有其重要的價值，底下是我們關於此次事件的一個報告。

（一）事變的內幕與事實的經過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農的羣衆力量。因此，我們如果願意做帝國主義者的順奴則已，否則，就須發展工農的羣衆運動。

同胞們，工農的同胞們，時急矣，山東將被出賣矣。速起來，速起來打倒吃人肉的帝國主義，打倒奴隸成性出賣中國的國民黨和南京政府。

曲魯

「五三」事件爆發的時候，當時的幾種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是：

一、張宗昌軍隊退出濟南；
二、國民黨方振武的軍隊五月一日已入佔濟南，魯西魯南，亦為馮蔣軍隊所佔領；

三、日本國內的相關政潮正烈。

在這一種狀況之下，「五三」事件便爆發出來，從以上的幾種情形來看，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日本帝國主義者：

一、爲要藉口濟南臨時事變，可以轉移國民視線到對華外交上去，以和緩民政黨的倒閣運動；

二、爲要使國民黨的新軍閥能夠更馴服的爲其侵略山東之工具，使蔣介石或馮玉祥比張宗昌更易於駕馭起見，採取武裝屠殺以威脅之，也是必要的；

三、爲要保障在華北一帶與在山東的一切既得之權利，保持其在華北之特殊的優越的地位，甚至於更進一步實現其侵略之野心起見，亦有採取威脅手段之必要。

在以上的幾種原因之下，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有計劃的對濟南大屠殺便在五月三日的上午開始了！

五月三日屠殺的開始是這樣的：自五月一日國民黨的軍隊入城以後，便到處貼標語口號，日本軍隊在濟南商埠的一二三這三條馬路上布防，劃爲他們的所謂警戒區域，有幾個黨軍貼標語的人進了他們的警戒範圍，被日軍捕去。五月三日上午六時有一個黨軍營長欲通過日軍警戒區，日兵堅拒，黨軍營長正欲力爭即遭日兵槍斃，附近華兵見日兵槍斃華官，即自動的與之衝突，雙方各有死傷。

其實，這只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有計劃的屠殺之導

火線而已事情既已開始，於是日本軍隊便見人就殺：在商埠幾處重要路口和樓上都架有重砲或機關槍，每隔數分鐘即猛力掃射一次，每次都有成百成羣的濟南市民做了砲火中的犧牲者！陸軍醫院所有傷兵七百名俱被日軍用機關槍掃射而死。

國民黨軍閥對這事情的處置是怎樣的呢？他們反帝國主義的假面具完全揭破了，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火打得粉碎了！他們懼怕得罪帝國主義，絕對任日本帝國主義者肆意屠殺，他們嚴禁兵士還槍，嚴禁市民發生『暴行』，嚴防『挑撥』中日感情的好徒與共產黨！蔣介石黃郛均先後於一日二日到濟，蔣介石嚇得四日就跑到泰安去，黃郛所住的津浦路賓館被圍，衛兵被繳械，隨員被日兵捉去，黃郛無辭可說，還老着臉皮說什麼『這是誤會』！

第二天 五月四日的情形已經不同了，屠殺的消息傳到全濟南市民及近郊農民中間去以後，羣衆間之久積未發的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因爲此次的事變而沸騰起來，於是一發而不可遏止了。濟南市內的市民和附近各村中的農

民以及黨軍下級士兵，都成百成羣的結成一隊，赤手空拳的毆殺日僑，凡在日軍警戒區以外的日僑在四五兩天都被真正反帝國主義的民衆自己殺死，一個也再找不到。他們真是毫不客氣，每個日僑被他們殺死或用火油燒死以後，他們還把日僑的衣服脫光，把裸體的死屍擺在街上以紀念他們的勝利。

一般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的精神，完全在這次的行動之中表現出來！

但這一個行動，結果又因遇到壓迫而消沈下去了，國民黨黨部以及新軍閥都三令五申的說：『一切問題都須靜待交涉，如有在交涉未正式結束之前，有何等仇視日人行動，或捏造此等謠言從中煽惑者，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恕。』這是國民黨做出來的事！

同時國民黨又這樣欺騙濟南市民，說『爲愛護濟南市民生命財產起見，對日決取外交手段解決，斷不忍對日宣戰，致使我濟南市民重罹荼炭。』這個欺騙的手段很能得到商人及上層華人的同情，但一般工農貧民兵士羣衆反因此而更加重其對國民黨假面具之認識。

在這種羣衆的『暴行』當中，很明顯的只有勞動貧苦民衆及下級兵士參加，他們才是真正澈底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尤其使他們格外興奮的是平素剝削他們頂利害的高利貸者的日本當店，他們把他弄個一空如洗，屋裏的地板都被他們揭去。

不過，這種『暴行』真是烏合之衆的行動，因爲缺乏組織與領導，終於被國民黨壓制下去。

在濟的各國領事（法美德……）曾出來調停，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態度非常囂強，毫無結果。蔣介石馮玉祥都曾與日本司令官福田在青年會一度開會，他們（馮蔣）都是不敢贊一詞，屁也不放。

蔣介石在此次事變當中因爲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其他各方面關係，取絕對退讓絕對屈服的辦法，在一般羣衆當中都恨之切齒！

因爲國民黨及新軍閥的絕對退步，與羣衆之消沈下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得以更毫無阻礙的進攻。濟南附近各山上都架置重砲，自八日起便向濟南城猛力轟擊，一刻不停的轟擊。自八日起至十一日濟南西門南門普利門，都

被打塌，順河街馬跑泉完全被焚得片瓦無存，其他東關，縣公署附近，大布政司街，鵲華橋一帶幾無一間完屋！市民之死於此次事變中者在一萬以上（紅卅字會統計），屍體滿街，血流遍地，令人慘不忍觀！財產損失總數無從統計，但爲數亦至鉅！濟南軍藥局及無線電亦完全被日軍破壞！

國民黨的軍隊蘇宗轍以五千殘衆守城才真可憐。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兇暴之轟擊，他們仍鎮靜處之！在日兵奪城門的時候，才敢偷偷的射擊幾下！終於在十一日之夜間全部退城，鼠竄而逃！

十一日上午拂曉六時，濟南城便轉入口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日軍就毫不費力地耀武揚威的占了濟南！

日軍入城以後，首先歡迎的就是商會，資產階級的反動行動，真是明顯到萬分。

濟南市的秩序由日軍委派田友望何宗蓮等組織山東地方治安維持會，與赤手空拳的警察一千餘人維持，組織有濟南維持治安警察總局負責。此外每日或隔日開中日聯席會議解決一切問題。總之，現在的濟南青島以及膠濟

路沿線已與日本領土無異。

在這次事變當中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的。

一、反帝國主義行動中，工農兵士之英勇。
二、因秩序之紊亂，濟南市內和近郊農村的貧民，都自發的起來搶糧，劫財。自秩序紊亂之後，此種事件日必數十起，濟南濟東倉庫的幾千石存糧俱被搶空，官紮營一帶（因饑民多住在附近）的小麥大半俱被拔光。

從這些事實當中，充分的證明山東的革命環境之緊張與羣衆革命情緒之高漲。

濟南市的秩序，現在仍未完全恢復，商店大半還閉着門，街上很少人走，呈現出一種十分冷落的現象。

（二）所發生的影響交涉之前途

「五三」事件大屠殺的第一幕慘劇，雖然已演過，但是因此事件而發生之影響，却不是很簡單的。

第一，山東的政權，事變後到現在顯然的已由張宗昌的統治，一變而爲新舊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三角割據。

蔣馮軍閥占有魯西南北各部，奉軍殘部（劉志陸祝祥本部）盤據於膠東烟灘一帶，而青島濟南以及沿膠濟路沿線二

十華里以內則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在這一種畸形的割據局面之下，一切設施都是暫時的，充分的表現出統治者的渙散的弱點。

第二，山東工農貧民羣衆的生活，在這種長期繼續的混亂的狀態之中，決不會略爲安定，同時，軍閥戰爭的延長，財政的竭蹶，担負的加重，生活程度的提高，只有任工農貧民的生活更趨於毫無辦法之境，而益愈革命化。

第三，國民黨反帝的假面具，已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砲所轟碎，暴露於山東民衆之前，山東民衆對國民黨所抱之幻想，已完全消失。

第四，民衆統治者力量的薄弱，各地貧苦民衆自發的鬥爭（搶糧等）已被普遍的暴發，充分的表現出貧苦民衆革命情形之萬分高漲。

日本侵略下的關東州的經濟政治狀況（滿洲通訊）

爲人

至於交涉的前途，我們有以下的推測。

濟南事件的交涉，從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包圍南京外長黃郛并俘其隨員及殺害蔣介石交涉員蔡公時的事實上看來，決無交涉之誠意，對南京政府尙不承認爲外交上之對方，而只承認其爲地方政治機關，國民黨北伐拿不下北京，全國統一的政府未實現之前，交涉尙難進行。

現在中日間所進行之臨時軍事協定，尙未完全解決。

據日方所提出之條件上看，將來交涉結果，除膠濟路爲日人管理外，濟南青島以及膠濟路沿線二十華里以內恐劃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特殊勢力範圍。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此條件恐很難讓步。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整個的滿洲門飢荒的時候，那是資產階級認爲不可錯過對民衆剝削的好機會，——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和

野蠻的欺騙的軍閥官僚買辦們要不能乘此野蠻而盡量的打劫，未免被譏爲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其實這都是杞憂，

他們——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等——從來沒有作過這樣優的事！我們從以下幾個事實便可以看出他們在這一時期——滿洲的農民因戰爭和奉票的擾害而活不起的時候，是怎樣的賣力氣與發財：

一、當不兌現的奉票幾千萬幾千萬發行的時候，官銀號總是保持他的老面孔，故意把奉票的時價定得比市面上貴一倍，如是便算是不損政府的威信。其實這樣威信又有什麼？無非借此以剝削劫掠那些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鄉下的貧苦農民罷了：——官銀號以親手自定奉票價值跑到鄉村收買農產物自然比普通的便宜十分之五以上；同時農民又不知也不敢知怎樣抵抗他，所以弄到於今官銀號收買了的農產物（即民食）堆積成了山，而農民反沒得一粒米糧吃。官銀號既然如此的公正的作去，自然跟着跑的小強盜——豪紳買辦和糧業老板——也有了發財之路，結果搗把的生意人氣到了一百二十分（俗語）。強盜們把收買的（其實是搶來的）民食，很低廉的當原料出賣給工業資本家，很擁擠的經過大連與哈爾濱而輸出外國。試看大連碼頭二月內運到特產數量表：

	去年	今年
大豆	一月 七·〇八六車	六·六四一車
	二月 三·七一七車	八·一四九車
高粱	一月 六九二車	一·〇三〇車
	二月 一·一六九車	二·四三三車

二月中運到大連之大豆，一日平均約三百八九十車，也無怪二月二十三日滿鐵的總收入在四十五萬元以上，而滿洲報上贊美其衝破以往的記錄，也無怪大連福昌公司飼養的奴隸——中國人苦力，每日作十四個鐘點以上的牛馬的工作。

二、大連的榨油業，因為大豆的來源如此的活躍，而且價格如此的低廉，所以十分人氣，但就油箕子的需要的孔急看來也就明瞭。——油箕子工人現在每天加工的製造尚不夠用。油箕子工人罷了三次工，勝利了兩次，工資由十幾元增加到三十四元之多，每一次罷工下來，資本家便嚇得要死，尤其是第三次罷工，只罷了幾點鐘，便如所要求的增加了工資，但是中國人經營的油房，現在仍蕭條的烈害，這是小資本敵不過日本的大資本的結果。原來

自蘇聯的經濟恢復，滿港的擴大以後，大連霸權早已轉到哈爾濱去了，使大連的商業日益蕭條了。可是二月裏的景况却大大的旺盛，這個旺盛是和歐戰時大連的旺盛一樣，這個旺盛是許多人血液的結晶。

三、關東州的農業及農村的生產關係：關東州的土地所有權，表面上雖仍在中國人地主手裏，其實早就變成了官有地。不過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能馬上就強奪過來，只是暫時叫中國地主作個外帳房，以監視那些農奴不向日本造反就夠了。他施行地畝捐（以有地爲限）和戶別（所得捐人頭稅之別名）以消剝所有的住戶（不限於村農）並徵收土地房屋登記費（原有的私契在關東州內借有一半的保證），花了登記費，在衙門留下底冊以後才算十分有保證。登記費是值百抽三的辦法，無論轉田賣房甚至於貸百八十元錢也要登記，不然便沒有保證。有錢的怕家人咬着，自然樂而行之，遂造成一種剝削的制度。照這樣看來，在關東州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真不啻封建時代的君主專制了。至於這些洋名的担負，到底是不肯犧牲地主的，還是由農民身上榨取以出。州內的佃農平均要

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糧租，所餘不足一家半年之用。

要破產的自耕農暫時只有走賣地還債的一條路，再往下過不了活，便都離開關東州下邊外去了（此地人叫往北去爲下邊外，在昔金州復縣海城蓋平以北還是荒地，只有窮得過不了才說下邊），正和山東人過不了要來滿洲討飯是一樣的。現在州內的土地漸漸集中到大地主手裏去，這些地主半是工商業資本家及官僚軍閥買辦，他們發了橫財，想置一所別莊爲養老之計，有的收買土地作農場或果樹園，開始大資本的經營。現在州內已有美國式的農業經營色彩。

四、日本帝國主義怎樣經營州內的農業？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有用美國式的農業經營法來發展滿蒙的農牧事業的野心；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在關東州內尤其是更明顯的。但我們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事，日本雖然無技術上及資本上的不足，但對於土地支配的問題也都不能如願而行。原先州內的土地建築在自足的經濟上面農民對自家的土地視爲相傳的至寶，又兼日本是異族頗受一般農民（連地主也是如此）的疑忌；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又不能用民族力

最把中國人驅逐出去，或提出土地歸官的口號，以達其運用土地的目的，所以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計劃受了阻礙而不能順利的進行。後來日本帝國主義認清了民族的侵略方法不能耐其經濟的自由發展，於是便開始其階級的聯合了。以往對於中國地主資產階級鬼臉，蒙上和氣的假面具，以往對中國的嘲罵口吻，現在變成了「中日親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了；以往被拋在政治圈外的中國地主和資本家，現在有的充當民政署的顧問（如金州頭號大地主經濟學士閻某爲金州民政署顧問），有的當了學校董事，有的被任爲民會（受命官廳管理華人的機關）的會長，有的被推爲官命的紳士了。總之：凡是從來可以參加而不準華人參加的組織，現在大概都有中國人參加了（但限於附屬資格，限於有走狗常識的紳豪地主資本家）。日本帝國主義者既恢復了與高等華人（地主資本家）的感情，又給了高等華人相當的權利（制限農工貧民的），那麼在經營上自然可以得着順利了。

五、日本帝國主義到底用了什麼狡猾的手段在州內經營農業呢？就是用以下的法子：

在關東廳之下，設立縣區農業試驗場和農業學校（專門養成中國青年新技術人材——中等的）作爲經營的核心。凡農業試驗場認爲有在州內試作必要的農業如棉麻：等工業原料（這都爲當地農民沒有經驗不敢作的），強派種子與各會各村的由各會長各村長分給各農戶試作，用盡圈套愚惑農民，結果農民只好將應需的生產丟開而爲此所項把握的生產，費事而且費工本。農業學校畢業的學生被派在各會作技術指導員，薪水由該會農民身上出，收穫的成品農民無處賣，便給農業試驗場用很低的價格收買了去；七折八扣的結果，農民吃虧不小。頭一年農民對於此等耕種如得不着利，第二年農民當然不願再種了。至此關東廳又想出一個新的剝削的方法：由其走狗在各處立什麼農會等以包辦肥料種子農具畜類并管理一切生產及生產物的流通——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個合作社其實是地主的營業機關，與其叫農會不如叫官廳地主聯合會（因爲會員都是地主而且是發財的機關），弄到現在不單是土地集中在工商資本家裏，就是連生產的方式也變更了，自由耕種的權利完全被剝削了，農場的努力却日漸擴大了。

隨着這個經濟的巨變，大批的佃農日漸變成了農園的把頭或下邊外去了；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的土地一天天的賣出去了變成了農村中的游民，這種游民是日本警察認為有危險性的分子，有時竟不準其在境內勾留。

我們很容易看到關東州的地主中，日本人的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一方面失業的農民不斷的擁擠到城市中來，他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現在有的靠着求親告友的過負債的日子；有的在城市中找些零碎工作。農村中的子弟不是在鋪店裏充店員和學徒就是在工廠裏充工人和苦力為機械的奴隸了，至於當外國小使聽差的更是過着洋奴不堪的生活，不過關東州內的政治目前最堅固的暫難使這些農民起事，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此外日用生活品總是一天天的暴漲，其重要原因即是農業日漸工業化農村市場化，日用的用品多不是農民從地上生產出來的，而是從外邊運來的，關東州內的土地現已多半變成了一副產物的生產機關，這些副生物是貴重品，不是日常必需品，日常的生活品既是這樣的缺乏，物價既是這樣的暴漲，加之近來金融的擾亂工農的生活自然日趨日下，自

發的鬥爭的潛伏勢力也自然的由此日漸養成。

以上是經濟狀況。政治狀況又是怎樣呢？

一、自東邊的大刀會蔓延到了全滿，日本在關東州內亦感覺不安，為防「歹人」起見一切道路上看見十年前變不講理的崗警及日本人市民自衛團，南滿鐵路聲明不再發專運山東難民的小票車。

二、關東州認為唯一嚴重的事情，就是C P和工會的活動，所以不惜盡其全力以破壞C P的組織，捉着C P分子有據的便經法廳治罪，無證據的便送與中國方面的官廳以表共同防共的澈底。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警務區與中國警廳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實際上整個滿洲的統治權早已移到日本人的手裏去了。

三、我們不能誤認日本國內政潮如何鬧得利害，便能影響到滿洲的政策，在滿洲除了日本本國工農起來奪取政權與中國工農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外，在政治上滿洲工農沒有其他的奢望。這一點凡我們的同志與民衆是應當特別注意的，切不要因觀望日本國內的鬧潮而決定我們的方針，那是絕大的錯誤。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克魯

（一）工農民權獨裁與蘇維埃問題

革命政權與階級獨裁的問題是暴動中所必然產生的。這是暴動的目的。現時中國革命的需要是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權。這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未討論本題以前，先要弄明白什麼是民權，什麼是獨裁？俟這個問題弄清楚後，然後才可容易的解釋本題。因此我就從此說起。

（二）民權與獨裁對於革命的意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一八四八年前西歐有過激進的資產階級的民權運動，但越往後，越往東方的資產階級，越不中用越懦弱越醜態越卑陋，不惟民權民族革命未實現而就不激進，而且還是反民權反民族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到了二十世紀，殖民地的民權運動，不能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運動

，而必須是最徹底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制度反資產階級的工農民權運動。雖然他還不是社會主義而還帶有農民資產階級性的，但他已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運動，而是工農的民權運動。只有他才能解決殖民地的民族民權的任務。

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好似一隻可憐的梅毒已經到了第二期的野雞。他明知斑點上了面，無論如何風騷都不能誘惑別人了。但是因為她沒有勇氣去打老鴉而同時又要討碗飯吃，因此不得不喪盡天良，黑着心，抹着粉，塗上胭脂，把將要衝出腦門的斑點塗得密密層層，又穿上五顏六色的花花衣裳，在街上黑暗處走來走去像煞有介事的去引誘那般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可是只要少微有點閱歷經驗的人，一定不會上她的當。在她嫣然一笑或赤身露體的時候，只要不是瞎子一定可以看出她的毛病虛偽欺騙殘狠，而把她擯棄。到那時她只得坐等「開天窗」了。這

是可憐的野雞的命運，亦就是可憐的落後的東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命運。

中國的資產階級明知資本主義的梅毒已經上了面不能夠起引誘的作用，但他還是橫着心塗上胭脂抹着粉穿上「三民主義」的花花衣裳，說「儂是聒聒叫的清水貨」。但是他不能露身，一露身那時他的命運就要同「開天窗」的那隻可憐的野雞一樣了。他的民權主義民權運動等於那隻野雞塗粉抹胭脂拉客的勾當一樣的欺騙可惡，一樣的可憐惡毒。

一般人（不僅是那些公開的資產階級之走狗學者，尤其是那般所謂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的叛徒們），說起民權來總是以爲這是自由平等文明的結晶；說起獨裁來總是以爲這是壓迫專制野蠻的總匯。好似民權與獨裁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東西，有此無彼，有彼無此。

資產階級無時無刻不說全民的超階級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其牛馬工農屠殺工農的時候還在說這是爲了廢止暴徒無政府的民權，建設全民的文明的民權。在實際上沒有一個口號，沒有一種辦法不是在欺騙工農而去實行其

獨裁。無論「自由」「平等」亦好，「三民主義」亦好，「五權憲法」亦好，總之，他們的內容不外是如此。

他們的口號手段到了將才就更出醜，更假不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他的命運犯就，八字不好（不說國外市場別作妄想，就是國內市場都被「老帝」奪去了！）——生下落地就長得滿身是楊梅瘡（資本主義死滅時期的一切徵象），就落在老鴿（老「帝」）手裏。因此她只得擦粉抹胭脂塗瘡眼的末技（三民主義的鬼把戲，什麼「政權」「治權」等等）去做他那種沒廉恥的硬拉客（剝削）的勾當了（國民黨的所謂「補塞漏卮」的振興國內生產就是那種害了梅毒怕老鴿（老「帝」）的娼妓之拉客——專門剝削工農的勾當）。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我們說民權與獨裁的時候，則我們應當知道：

一、這些是有階級性的，因爲不能離開國家來講民權與獨裁，而國家之內是有階級的，國家就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因此這些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

二、這些不是完全一樣的，是有種種不同的，不能一

般地去看。有資產階級的民權，有無產階級的民權，有工農的民權；有資產階級的獨裁，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有資產階級地主的強盜獨裁，有工農的民權獨裁。

國民黨口口聲聲說他們的民權主義是最完備的，中外合璧的。有外國的自由平等的真目的，有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的聖賢隆治；有外國的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有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是超階級的全民的，有政權與治權之分的，是「給」「不知不覺」人民以政權的；甚之是反對歐美資產階級欺騙的民權主義而代以「革命的民權主義」的（！？）這是自己貼着膏藥怕人看出來先說人家長梅毒是一樣的無賴！

他們的膏藥已貼遍全身了。本來毋須再來說他長梅毒，不過爲要證明他的病徵已經到了「開天窗」的程度，不得不舉幾個事實來揭發他的膏藥，讓他流出膿來！

封閉工人的工會，農民的農民協會，取消「二五」租例，禁止勞資糾紛，征剿共黨暴徒等等，是司空見慣的了。他們（都是先知先覺的黨國要人）現時還積極的參加資本家的各省商會聯合會與地主豪紳的鄉董會議。苦口

婆心，拍馬屁的陪小心認不是并以生命忠實人格保障以後做他們的保鏢，武裝他們，給他們組織保安隊，民團，商團等等。這是所謂新的建設的羣衆運動之籌備。

取消壓迫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的自由，是家常便飯就是屠殺拘禁工農亦是日常的事不是爲奇，但是他們現在更進步了，他們說：共產黨與共產思想「是一條毒蛇，一隻猛獸，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

擠出了這些嗅濃後就可以看出他的爛骨頭了，他們的民權不是全人民的更不是超階級的而是地主豪紳的而是獨裁的，他們嘴巴上說的屁股上掛的是全民的民權主義的招牌，而實際上行的的是階級的獨裁，他們已經獨裁的做了，他們不敢並且不能不帶全民的民權之假面具，但是他們很深的知道在現時除了獨裁與欺騙之外，是不能片刻維持他們少數壓迫多數人的政權的，雖然我們看這只是火上加油，然這亦是他們最後掙扎的一次。

以上所舉的是從反動方面證明民權與獨裁的關係，現在再從革命方面來證明兩者的關係。

工農堅決的公開說：他們以蘇維埃工農獨裁的政權來

實行打倒消滅地主資本家的階級；奪取他們的政權歸不知不覺及永久不見天日的苦力與女工農婦自己直接來管理；分配地主的土地，剷除一切封建的束縛，劫奪銀行，奪回礦山鐵路，監督沒收工廠商店，奪回帝國主義者一切的特權，停止軍閥的混戰等等。

這是現時中國革命中最徹底最廣大的民權任務，這種任務只能在工農民權獨裁制下才能徹底的實現，工農民權獨裁是實現工農民權任務的工具。

由此可知民權與獨裁不是天空中掉下來的，不是混沌的，而是有階級性的。要看他是屬於誰的，是誰的工具罷了。

國民黨的民權，國民黨的自由是：自由封閉工農會，自由屠殺拘禁革命民衆，自由搶劫人民，自由苛徵暴稅，自由出賣中國於外國帝國主義，自由剝削工農店員，使他們可以自由餓死勞死，使兵士們可以自由當官長的牛馬當砲灰，這是國民的自由，民權。

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民權與自由是：工農兵貧民可以自由的過活，可以自由的叫地主資本家到地獄，可以自由

的保障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可以自由的朝向消滅剝削基礎，可以自由的保障達到人類真正自由平等到社會主義的大道。

國民黨的自由是為消滅民權，蘇維埃的自由是為發展民權，國民黨的自由是為豪紳地主資本家等剝削者的，蘇維埃的自由是為勞動者或半勞動者的非剝削者的。在國民黨政權之下無論在什麼軍政，訓政或憲政時期工農，都不能過問自己的事情，因為那些厚臉的一隻隻鸚鵡面孔的聖賢永遠看他們是阿斗愚庸，永遠不許他們管理自己的國家，在蘇維埃政權底下無論在那個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由工農自己直接管理，因為蘇維埃的主人就是他們，離開他們就沒有蘇維埃政權。

中國各地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必須是工農的獨裁，不然革命就要死滅，事實上不能不獨裁，因為地主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者已經先下手把槍口抵着我們，因為他們雖然一塊一塊一片一片的地方失掉統治，但他們的心還未死，正在積極進攻想奪回工農已取得的政權，事實上不能不如此，因為不如此就不能自覺的堅決的去領導革命領導廣大的

農民城市的窮民，使他們徬徨徘徊而至失敗。

什麼是獨裁？

「無限制的雷厲風行的直接依靠在力量上的政權謂之獨裁。」（列甫）

「在國內戰爭的時期，無論那種政權，他要能夠得到勝利只有獨裁。」（列甫）

我們的死者

一個個的砍頭了！

莫同

湖南自馬夜事變以後，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底下，脫離了背叛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而積極領導湖南有組織的廣大工農羣衆起來爲本身利益的鬥爭，更謀奪取政權以完成中國工農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以致被反動國民黨的所謂政府和新軍閥慘殺的共產黨員和工農領袖不下兩三千人，這不但不能減低共產黨員的英勇奮鬥的毅力和工農羣衆的鬥爭情緒，反而擴大了共產黨的數量和黨員堅

思）

「革命後須要獨裁，並且是要堅決的獨裁。」（馬克

「誰不明白獨裁對於任何革命階級勝利之必要，誰就完全不了解革命歷史，或者完全不願意知道他」（列寧）

「不準備獨裁，實際上就不能是革命的。」（列寧）

（未完）

決奮鬥的勇氣，以及提高了工農羣衆革命的情緒。眼前湖南醴陵平江瀏陽長沙附近湖南各縣以及全省各地的廣大農民暴動，奪取城池，解決反動武裝，肅清各村封建關係，殺戮豪紳，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革命行動，都恰好是給反動國民黨的政府和新軍閥殺人的回答，用不着我們來哭泣來悲哀，我們只有在湖南廣大的農民暴動中去拚命將湖南醴陵瀏陽平江等處的功績擴大起來，鞏固起來，才是我們追悼這幾千同志的英靈，紀念這幾千同志的事蹟。然而這死難的幾千同志中，我所知道而共同工作過約十幾

個同志，我是痛悼他們一個個的砍頭了，每每想寫寫他們的事跡來紀念他們，可是我那能夠將他們的偉大寫得出來，但是我決不能因為寫不出來而不寫，我寫出來是要我們所有的同志追隨他們的所有一切死難同志的血路前進。

一、蕭石月同志 他是湖南紡紗廠的工人領袖，他是中國共產黨錫礦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他是錫礦山幾萬礦工的指導者，他是幾次領導錫礦山幾萬礦工做過本身利益勝利的鬥爭，他是很久很久都在湖南工人羣衆的困苦生活中做黨的工作，他是馬夜事變帶領了幾千礦工和同志與反動的國防局戰死於新化離錫礦山不遠的藍田。他的偉大他的勇敢以及他的一切，我無力寫得出來，我只能作這樣的哀悼。

二、王一飛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在湖南農民秋收暴動失敗以後，一飛同志佈置全省總暴動的工作，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一飛同志更是一個最出力而親自指揮中路進攻軍事廳的主持，功雖未成，然一飛同志更是很明確的認定湖南不是暴動的失敗，而是暴動的開始，堅決的領導湖南同志在當時新軍閥混戰中

去積極佈置總暴動的工作，日夕不停的下去。他對任何同志都是很忠誠精細的去討論一切日常工作問題，因此湖南同志對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不幸他在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以後爲反動政府捕去，與涂正楚李子驥兩同志同時被槍決於所謂羣衆大會的長沙教育會坪。這時我因事離開了長沙，對他死時的情節不能得其詳細。總之一飛同志的死，是湖南工農羣衆失掉了一顆明星，我們只有悲痛，只有秉着他的精神努力！

三、涂正楚同志 他是與一飛同志同時在自己家裏集會時被反動政府捕去的，正楚同志是安源工人的領袖，曾經參加和指揮安源工人歷次的爭鬥，他是中國共產黨長沙市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他就是一個暴動羣衆的首領。他家中自有母有妻有子，當他被捕時家人圍泣，他對家人說「這有什麼哭的」，在他「這有什麼哭的」語句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正楚同志的英勇爲何如了！

四、李子驥同志 他在在湖南任軍事工作很久，後來任省委秘書長，勤謹耐勞，當時湖南同志以及他自己的生

活均甚困難，他和他的夫人將自己的衣物拿出來拍賣分給同志們以度日。在他被捕的前夜向到我家下打聽我是否回長沙，並且於臨走時對我家下說，我們明日不知能相見否。次日被捕，旋即與一飛正楚兩同志被槍決於教育會坪，臨刑時與一飛正楚高呼口號毫無難色。

五、仇壽松同志 他是錫礦山幾萬礦工的首領，曾領導他們作過勝利的經濟罷工，曾指揮炭塘子工人經濟的爭鬥。他本長沙泥木工人，在泥木工人中，也居首要地位。他是長沙工人的領袖之一。這時他任中國共產黨長沙縣執行委員會的書記，他自己深入羣衆，在一個短時期內，指揮各村中的農民爭鬥，在鬥爭中改組了長沙縣委以下的各級黨部，他的英勇他的堅決，與涂正楚同志有同樣的偉大。

六、羅春恆同志 他是湖南工人中新的首領爲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委員，在長沙嚴重反動局面底下，春恆同志的工作更是倍加努力，以致爲反動政府捕去槍決，春恆同志的死，不僅湖南省委失落一隻有力的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底下的長沙工人失却了一個領導者，春恆同志是已經

死了，然而長沙工人的一切痛苦與爭鬥並未消滅，這就是春恆同志遺給我們的工作，我們只有在這個上面去努力。

七、段振拔同志 他是湖南最勇敢的兵士，他在馬夜事變之後，曾經帶領廣東的農軍在湖南和新軍閥爭鬥，雖然屢勝屢敗，但他每戰必身先士卒，後來他又在株州一帶率領同志解決反動挨戶團的武裝，末了省委調他充軍委書記，他在十多天的工作中，能夠樹下兵士運動的基礎，他很勇敢的走到新軍閥治下的兵士羣衆中去，因此爲反動軍閥所切齒捕去鎗決。

八、向鈞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代省委組織局主任，他在馬夜事變之前，曾經指示衡山同志領導全縣幾十萬農民羣衆澈底肅清各村封建勢力剷除土豪劣紳，自後來省委工作，差不多經常出外巡視，湘中各縣以及醴陵等處，都是他巡視過的，對於這些地方的指示，只有看這些地方近來事實上的行動，我們就可以知道向鈞同志的一切！

九、賀爾康同志 他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一個領袖，他在馬夜事變以前，領導衡山的農民羣衆爲激烈的鬥爭，

一般人都稱他爲「過激」，因之農民中莫不知有過委員，過委員三字至今可以號召衡山的農民羣衆。在馬夜事變時，他曾統帶衡山的農民援助湘潭株州的農軍以直撲長沙反動勢力，這次他負長沙近郊區農民運動工作兼近郊黨的區委書記，爲衡山反動派捕去交所謂特別法庭執行槍決。

十、譚正凡同志 他是省委組織科主任，他被捕以後，尙遺我以書，諄諄工作問題與文件的保存爲念，旋即與仇壽松賀爾康兩同志同時槍決。

十一、姚韻梅同志 她是從馬夜事變以後任省委技術工作，勇敢耐勞，在長沙幾次爭鬥中，都有很大的功績，她被捕之次日與向鈞同志同時槍決。

十二、傅鳳君同志 她是最近任省委的技術工作，在長沙恐怖局面之下，毫無難色的努力工作。被捕後即行槍決。

十三、馬英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青年團湖南省委書記，他領導湖南青年工農羣衆在黨的指導之下做一切的爭鬥，不遺餘力，他的砍頭不備是湖南青年工農失却領導者，確也是驚失却了一隻有力的手。

悼向警予同志

之華

我們在平日稱向警予同志爲「祖母」，這雖然是「叫着玩」，但是，她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女同志中最努力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她確實是女同志中最有力的一份子。可是她不幸，最近已在漢口被殘酷的軍閥捕去槍斃了。我們從此後失去了最有決心，最富有經驗，最肯忍耐，最努力，最熱情的一位革命的「祖母」，我的心痛如刀割!!!

我只是回憶她的遺言。她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回國之後，她很早便領導起中國最早的婦女解放運動，同時她一開始便和當時資產階級傾向的婦女運動奮鬥，她也是最早到女工羣衆中去實際工作的。

她曾在一九二四年的文章和談話中指示我們說：「我們眼看成千累萬的勞苦民衆受着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的生活像牛馬，我們要爲這些牛馬謀解放，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我們女子應該有自救的決心，不做舊社會的奴隸的奴隸！」「我們的工作要從下層貧苦民衆去着手，我們不但不應該效法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只求個人的地

位與權利，而且我們應當領導羣衆爲羣衆的利益而奮鬥。」

「我們應該要注意和參加政治運動，不能在政治糟糕的時候躲在旁邊，一聲不響，政局稍微穩定便跳出來大家搶權，這種享現成福的奴隸心理，決不是已覺悟了的婦女所應有的，可是現在一般婦女對於政治問題，好像「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毫不關痛癢似的，雖然有表示，總不外看大家的風色，跟着吶喊。」

她這些話還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現在呢，她的預言都應了！國民黨「黨權」之下現在的甚麼婦女協會等等，豈不是這些出風頭學時髦的小姐太太麼！

警予同志，在生前的論文中尚有很多有意義的主張。我現在讀了她的著作在心頭上梗着悲痛的哽咽簡直不能動筆了。

我不能不想起她在生前的一切，她的工作比她的言論更有價值，尤其是在武漢反動之後，她在嚴重的壓迫之下，刻苦的負起黨的工作，這半年多的工作，是何等艱苦努力呵！

她的模範使我自己和一般許多智識份子的女同志應當如何的慚愧。

最近一年中她初在武漢擔任總工會宣傳部的秘書，白天跑的忙，晚上寫的忙，忙得不能吃飯的

時候，買幾個燒餅來充飢，因她自己的努力，得到一般人的信仰。

她後來省委調她擔任漢口市委宣傳部，她曾出席許多工人支部，組織訓練班，編了許多訓練材料，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總在十二點以後。

武漢政府反動以後，她就更努力繼續不斷地做黨內秘密工作，直到她被捕才停止她的工作。

警予同志在漢口法租界被捕後，由她激昂慷慨的自供，致法國領事也不敢即將她引渡到中國劊子手去，因她一人而引起了漢口的中外官廳糾紛問題。

警予同志的忍苦，誰都不能及的，所以她才配得上這樣去死。

她的死正是表示她對於革命的負責對於團體的忠實對於工作的努力呵！

負責的，忠實的，努力的警予同志，與一般爲革命而犧牲的同志們，一起斷送於敵人之手，對於革命固然受了莫大的損失，可是她的死，確實是榮耀而有意義的。

我們在沉痛中應該記憶她生前的工作精神和遺言，完成她未竟之志！

警予同志！我要狂呼你，我要爲我們的死者報仇！

悼幻弟！

真

今天是他就義的週年紀念！悲憤欲絕，虎口餘生的我，怎能忘懷而免去傷感？——但是，我哭，我號，我跳，又怎能喚回已逝的他？——還是抑着淚泉，忍着辛酸，捉住記憶，來敘述他的壯事，藉舒悲憤以自勵吧！

他的死，在成千成萬的犧牲者中，在這革命高潮與反革命氣炎猛烈的衝遇時，固不足奇。但是他就義時的那種慷慨激昂，那種壯烈舉動，却異乎平常，却值得記述。

他與我們同時入獄，最初——四月十三日夜——我們同禁在能夠息息相關的隔一層板壁的法捕房的地牢裏。

第三天，便被送到什麼特別監獄來了。此時，我們總以為終將一死，懸在旦夕的生命，同時一死便百事俱了。

誰知竟事出意外關了十幾天後，僅單獨犧牲了他，殘餘着我！——而且在我被嚴刑拷打後，背臂間血肉黏衣，不能動彈，不敢呻吟，欲生無路求死無法的絕境中，法官再三拷問我時，他被難的兇耗，纔傳入了我的耳膜。當時，我欲舉餘痛戰慄的右手而無武器，供述自己又顧護着黨，只將承認了自己是……，其他便未多述：誰知因此竟殘餘了我！——唉，恨事！恨事！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據看守我的兵士告訴我：他就義時很慷慨，囑咐弟兄們打他的頭部後，便高呼了幾聲：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革命萬歲！未死的堅固的團結起來！……弟兄們見他怎樣激昂，也有些感動而不忍舉槍了，末了還是一個最殘忍的兵士聽得不高興起來，槍聲一響，他的喊聲纔停止了。倒地後也就絕了氣息！——現在冥想起來，他的喊聲猶頻頻襲耳哩！只是見不着他那可愛的儀容了！——唉！……

當他死的前夜，他知道了我負傷很重，哀求了某副官，得了魔王的大發慈悲，他到我住的囚室裏來握談了片刻。難得的機會與易逝的時光可貴，從千頭萬緒的急於要談的材料中，捉個不休的就是腹中的小兒的生養問題了。彼時他似未曾料到他要被戕，還以為我倆都可以在「或者」的希望之下得到「僥倖」呢！他只恐怕我受多了磨折將影響到以後的生產，或至難產，或者使孩子受損傷。談到或者兩人同時死去，在表面上是死的兩人，却無人知道實際上死去三人。談至此，他還為那未出世就遭戕害的孩子長嘆了一聲！又最後，他的辭鋒轉向悲哀了

，他說：「假若我死你存，你當爲我復仇！小孩呢，隨你養育！……」說着已淚盈眶了。我只答了一聲：「倘若果有此不幸發生，我定將爲你報仇，小孩也就是永遠紀念你的唯一佳品了！……」兩人至擁抱着抽噎時，看守們像厭惡似的催他歸去的嚴厲的聲音便如春雷般的暴發了。他們推着出門時，他還頻頻回顧。他假裝被腳絆絆倒的樣子，倒在門口多延了兩三分鐘被他們一擁而去！幽今瞑思，猶覺他那戀容可掬！只是呼無應聲了！唉！……

如今，他紀掛的孩子已出世了；但是，他怎能見着他這不幸的孩子呢？……我呢，我當竭盡精力「盡其未盡」，而已矣！……唉！……

他不幸生在這個時代，壯志未成，丁年遇害！他死時纔二十三歲不到。猶幸他父母早逝，已無高年痛悼之人了！

——他是四川墊江人。

關於他的事，雖然纔簡單地寫了幾句，但已足使我由傷感而悲憤而積極了！目前的我，雖覺一事無能，對之

生愧，但一想到「必定從事盡其未盡」的決心來，也就足以自勵而自慰於萬一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於東京

再版的書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以上各書一律對折

布爾塞維克

定價每份銅元六枚